

侯 军 著

淘书·品书



 海天出版社 (中国·深圳)

侯 军 ● 著

淘书·品书



海天出版社（中国·深圳）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淘书·品书 / 侯军著. — 深圳: 海天出版社,
2014. 1

(本色文丛)

ISBN 978-7-5507-0876-1

I. ①淘… II. ①侯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46657号

淘书·品书 TAOSHU · PINSHU

出品人 尹昌龙
责任编辑 胡小跃
责任校对 王 颖
责任技编 蔡梅琴
封面设计 李松樟

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
地 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综合大厦 (518033)
网 址 www.htph.com.cn
订购电话 0755-83460137(批发) 83460397(邮购)
设计制作 深圳市知行格致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Tel: 0755-83464427
印 刷 深圳市华信图文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787mm×1092mm 1/32
印 张 7.875
字 数 150千字
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
印 次 2014年1月第1次
定 价 32.00元

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。

作者简介

文化学者，散文作家、艺术评论家、资深报人、书法家及茶文化专家。

自18岁步入报海，一直沉浮于时代的波峰浪谷，先后在北京、天津、深圳等城市的多家报社、杂志社供职，历任记者、编辑、部主任及多家报纸杂志社的副总编、总编、社长，在紧张编报之余，惟以读书、写作为乐事。除对新闻传媒的编采与管理具有专业水准之外，对中外艺术史、书画美学、散文写作及中国茶文化等领域，兴趣尤为浓厚。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倡导“学者型记者”，并身体力行，笔耕不辍，现已出版各类专著20部，内容涉及艺术美学、舆论社会学、人物传记、散文随笔、文化访谈等方面，总字数超过300万字，其中包括散文集《青鸟赋》、《收藏记忆》；艺术评论集《东方既白》、《读画随笔》、《文化目光·点线面》以及艺术家传记散文集《孤独的大师》、文化对话录《问道集》和茶文化随笔集《品茶悟道》等作品。





《西风·瘦马》

沈东子◎著

海天出版社 2014年1月版 定价：32.00元

作家、翻译家和文学编辑“三合一”的沈东子向大家娓娓道来他的编、译、读三味，谈他编的书，讲他译的书，聊他读的书。一个个文坛掌故从书里书外向你看款款而来。优美的文字、轻松的笔调、幽默的语气给人以莫大的阅读享受。

《书人·书事》

姚峥华◎著

海天出版社 2014年1月版 定价：28.00元

正如胡洪侠所说：“有一种人，他们连鸡蛋都懒得吃，他们只想认识下蛋的母鸡”。那好，跟着姚峥华走吧！这个多年来负责图书周刊的资深编辑，是带大家认识书背后的人的绝佳向导。写书人、评书人、编书人、译书人在“姚言”中纷纷揭开自己的面纱。





目 录

contents

上编 书记趣

孔庙里的书摊 / 2

天祥之忆 / 4

今古书社 / 9

文林阁 / 12

北京的“风水宝地” / 17

沪上访书 / 21

新春佳节下扬州 / 25

人生能有几回“狂” / 29

陇上行偶遇 / 34

邂逅《峭帆楼丛书》 / 38

博雅的难忘记忆 / 42

书城·书城 / 45

古玩城的偶遇 / 49

查令街那浓浓的书香 / 53

格林威治的一镑书店 / 58

最忆是光华 / 62

德国书事散记 / 67

在巴黎找中文书 / 70

神往神田町 / 74

不期而遇的“宝贝” / 79

夜逛书店街 / 83

行走的书缘 / 86

香港旧书店 / 90

难忘“集成” / 94

“书痴”林冠中 / 98

书生本是多情种 / 106

陈校长的“书山” / 110

这书，非收不可！ / 114

下编 书读人

《浮生六记》情结 / 120

范凤翼的人文生态圈 / 130

诗界昆仑范伯子 / 139

范曾的“诗魂” / 147

如捉迷藏似的遇合 / 154
芸斋的来信 / 159
重读《弟子规》 / 168
情意缠绵的古代情书 / 173
世代传诵的教子篇 / 177
伟人信中凡人情 / 181
一个傲骨铮铮的艺术大师 / 184
左拉的致法国总统书 / 189
书香·墨香·茶香 / 193
20 年与 20 箱书 / 195
给唐弢写了首“情诗” / 197
世间永失“一枕书声” / 204
收藏在扉页中的记忆 / 210
陈祖芬的“纯真年代” / 214
读书的少年 / 221
范蠡的规劝 / 225
慧眼识骏骥 / 228
品读王炜《我的七十年》 / 231
行者·隐者·智者 / 236
后 记 / 241

淘 书 记 趣



孔庙里的书摊

我的淘书生涯是从故乡天津开始的。起初也不懂得什么叫“淘书”，只能说是对书有一种特殊的亲近感，尤其是对旧书，有一点偏嗜，就好像吸烟喝酒能上瘾一样，我对书的亲近也类似于烟瘾和酒瘾。

染上书瘾，大概与我少年时期正赶上“文革”的“书荒”年代有着直接的关系，以至于很多年以后，我一见到书还是有一种莫名的兴奋。大概也因为我开始学习阅读的阶段，所能读到的书都是破破烂烂、残缺不全的旧书吧，致使长大成人之后，我一直保持着对旧书的特殊情感。

我最早接触到旧书，还是在上世纪 70 年代末期，那是一个春寒料峭、乍暖还寒的时期，很多被打入冷宫的禁书还没有完全解冻，而社会上已经开始萌生对阅读的期待。当时，天津悄然出现了一个卖旧书的地方，就是位于老城东门里大街上的孔庙。那地方我很熟悉，尤其对孔庙门前那两个大牌坊记忆尤深，一个写的是“德配天地”，一个写的是“道冠古今”，非常醒目。奇怪的是，这两块明显属于“封资修”的匾额，在“文革”中却没有被损毁，一直保存完整。我对孔庙熟悉的另一个原因，是孔庙在“文革”中被改造成一所中学，而我当年的邻居、后来的太太



李瑾恰好就在这所中学就读，我的两位小学老师也被调到这里任教，我时常会去看望他们。从我家北门里大街走到那里，至多一刻钟的光景，很近。

起初，孔庙卖旧书是内部的，不对外开放。我当时初中刚毕业，在南开区武装部上班，听到了消息却无缘进入。后来，有个同事说他有什么证件可以进去购书，这才带着我去了几次。

孔庙里的书摊显然是临时性的，大量的新旧书籍被随便摆在书架上案子上，也不分类，任人翻拣。看书的人很多，挤挤挨挨的，全都默不作声，气氛有点神秘。在我印象中，主要是教材类图书和当时被称为“内部出版”的那些中外图书。第一次去没敢买书，只看着别人悄无声息地交钱购书；第二次去，我试着买了两本“内部出版”，都是翻译的外国时政类书籍，一本是美国人写的《跛足巨人》，另一本是苏联人写的《毕生的事业》，后者是二战时的苏军将领华西列夫斯基的回忆录。价钱不贵，用现在的眼光看，真是很便宜的。

这种“内部淘书”的时间很短，孔庙不久就对外公开了，书的品种也大大增加。我在此购买的多是现代文学的精选本，大概都是“文革”前编订、“文革”中禁售、此时又解禁的那些教学参考书，如《新诗选》、《散文选》、《短篇小说选》等，每种选本都有若干册，厚厚的一大摞，背回家就被我狼吞虎咽地“吃”到肚子里。应当说，我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精品的系统阅读，就是靠着孔庙淘来的这些书“鼎力相助”的。

孔庙的淘书时光并不长，很快这里就不再卖旧书了。但是对我来说，这是我的淘书启蒙期，自然是终生难忘的。

天祥之忆

大概没过多久，位于劝业场二楼的天祥旧书店就陆续恢复了。刚好我在1977年末被调到天津日报社当记者，当时报社就在鞍山道上，离劝业场不远，这样一来，我的淘书主战场也就转向了天祥。

天祥是津门旧书业的核心地带，历史悠久，名气也大。我很喜欢那里特有的气息，带着旧书特有的那种淡淡的纸霉味儿。人们在这里慵懒着，散漫着，闲聊着，寻寻觅觅着，这种氛围在劝业场上下人流熙攘、叫卖声喧的大环境中，可谓闹中取静，别有洞天。

关于天祥的回忆实在是太丰富了，至今我书架上举凡是上个世纪80年代购入的旧书，几乎都是源自天祥。如今，30多年过去了，我只能拣着印象最深的几件事略做点染了。

我的第一部《史记》是在天祥的古籍书店里“凑齐”的。为嘛这么讲？因为我最初在店里看到的《史记》只有三本，分别是第三、第六和第八册，而这部1959年由中华书局点校初版、80年代初重印的《史记》共有十册。当我把那三本零册交到收银台时，那位老店员翻了翻，说：“小伙子，这书不全呀！”我



不无遗憾地说：“是啊，我找了半天，只有这三本。没办法，先买下吧，以后再凑齐它。”老店员说：“你个人要凑齐十本，不易。这样吧——”他冲着里边招呼道，“王姐，你来一下。这小伙子想买套《史记》，咱这儿不全，这事交给你办，想法儿给他凑齐了吧！”那位王姐四十出头，一只眼睛略有斜视，这是我对她记得最牢的一个特征。她爽快地答应老者的“指令”，转脸问我一句：“要是找齐了，怎么找你？”我把单位的电话号码告诉她——那年头还不知手机为何物，她记下来，略显惊讶地说：“呀，你在天津日报工作？干吗的？”我说当记者，她更惊讶了，“这么年轻就当记者啦？不简单呀！”我有点不好意思，轻声说：“刚去，刚干，还没干好呢！”那老店员闻听也插上话来，说：“我就说嘛，这小伙子一进门，我就觉着有点意思。行啦，年轻人有出息，就得多看书——以后你就常来吧，保准有好东西等着你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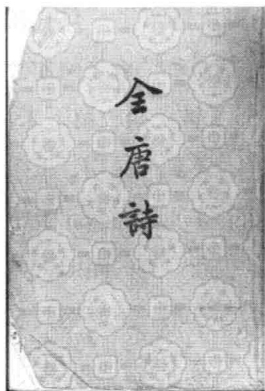
这一幕给我留下的印象如此之深，以至于30多年后还被津津乐道，是因为这类事情已被打上深深的时代烙印——只有在那个特殊时代，才会引发当时的那些对话，店员和读者之间才会如此的心心相印心曲相通。我的三本《史记》被王姐收留下来，还把写有我的电话号码的小纸条夹在书页中。不到一星期，王姐的电话打来了，说书已经凑齐了。我骑着自行车飞奔而至。王姐笑呵呵地从书柜里取出十册《史记》，有的很新，有的略旧，显然是四处拼起来的。那位老店员告诉我，为你这书，王姐跑到总店库房去找，还去了湖北路的门市去找，一直凑不齐。今天上午正好来了个卖旧书的，里边也有几本，这不，齐活啦！我翻看着



这套《史记》，高兴得不知说啥好，当即提出按照原定价交足书款。王姐笑着瞥了一下那位老者：“问问我们头儿，看他收你多少钱。”那老者不假思索地说：“按老规矩办，五折卖你啦！”

当我提着包装得整整齐齐的书袋离开天祥的时候，兴奋之中竟然涌起几分感动。我知道，我与天祥的书缘从此再也解不开了。

另一件事与此类似，但角色略有变换。那回我去天祥古旧书店，看到架上赫然摆着一套《全唐诗》，除了第一本有些磨损之外，基本上是八成新的货色。这是我梦寐以求的好书啊！可是一询价格，我的心顿时凉了半截：全套 25 册，定价为 58.5 元，按店里最优惠的规定打六折之后，尚需 35 元。这个数目现在看来简直是便宜到底了，可是在彼时彼刻，在我眼里这却是一个“天价”，因为我当时一个月的工资只有 37 元。我抚书而叹，无可奈何。这时王姐走到我跟前，悄声说：“怎么样，这套书？这可是‘过了这村没这店’的机会——实话告诉你吧，这是我们店摆



《全唐诗》书影

了好几年的样书，就是第一本翻的人多脏了点，别处没毛病。昨天有人来买，我说还没做好标签，没卖。我估摸着你会喜欢，就特意留着让你先看看。”我说：“那当然，我太喜欢啦！可是，我老婆刚生了小孩，这个月，有点罗锅上山——钱（前）紧……”

王姐会意地点点头，说你等等，我给你问问头儿，看他怎么说。说着

就转到后面去了。过了几分钟，她一脸喜气地回来说：“小伙子，别着急，我跟头儿商量的，钱你现在有多少就先交多少，书你先拿走，咱有钱了，再来补交，你看怎么样？”我自然是喜出望外，把衣兜里所有的零票钢镚儿都抖搂出来，只凑了十多块钱。王姐说：“行了，不少啦！叫我一时还拿不出这么多呢！”说着话，她以少见的麻利把摆满书架的25册书，分装成两包，递到我的手上，并低声嘱咐我：“别急，慢慢来，咱有余钱了，再来补交，这里有我，没事儿！”

当晚回到家里，我带着几分激动，对妻子说起白天买书的情形。妻子听罢也很感慨，她说：“人家越是对咱好，咱越要自觉一点。这样吧，你明天再去一趟，宁可咱家紧吧点，也不能让人家为难。”说着不知从哪里摸出了两张崭新的“大团结”：“这是我过日子省下的一点钱，你先拿去交了吧，别忘了谢谢人家！”我顿时心头一热，眼泪差点掉下来。

翌日晚间，我回到家时，只见书桌上整整齐齐摆放的25册《全唐诗》，全部用白色厚纸包好了书皮。妻子说：“不就是一两本脏了吗？包好书皮，跟新的一样。咱屋里摆上这么一套大书，多气派啊！”

那天晚上，我就着暗黄的灯光，一本本地翻阅着浩繁的诗卷，心里充满了幸福和满足。待妻子与小女睡去，我在该书最后一卷的尾页上，写下了这样一段跋语：“1986年11月16日下午，购自劝业场古籍书店，是时恰逢该店特价优惠六折，然亦需付洋35元之多。余索遍行囊，以生活用款充之。归来示妻，妻悦然，而逐一装封，讫。记于灯下。”



从此，这套书成为我的案头必备。几年后，我开始写作《茶诗话》、《旅游诗话》等系列随笔，斯册助我甚巨，此是后话。



我在该书最后一卷的尾页上，写下了这样一段跋语：

今古书社

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建成的古文化街，可谓极一时之盛，成为津门文学艺术乃至民间百艺的荟萃之地。这条街上卖旧书的店铺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主要有两家，一为文林阁，一为今古书社。前者是专营旧书，后者主要是经营新版书，卖旧书只是偶尔为之。我之所以刻意把它归于旧书经营的范畴，是因为它“偶尔为之”的旧书业务，却让我着着实实过了一把淘书瘾。

我所说的那次“过把瘾”，是指今古书社在 90 年代早期搞的那次古籍旧书大展卖——也许人家还有别的名目，只因我当时已迁居深圳，没赶上过，所以不敢妄言。单是被我赶上的那场大展卖，就足以令我惊叹不已了。那时在 1993 年冬天吧，我回津探亲，听弟弟侯杰说起古文化街的今古书社正在搞大甩卖，很多线装古籍论本卖，一元一本。我一听顿时来了精神，转天一大早就跑到今古书社去淘书了。

果然是书堆如山，但是购书者寥寥。当时的社会风尚是全民皆商，人人下海，谁还有心思到这书海之中来讨生活呢？然而，这对我等书虫来说，却是千载难逢的“入货”良机。我近前仔细翻检一下，当即明白这里处理的大都是晚清民国年间的石印线装

